

中国公案小说

第四卷

朱立春 孙承飞 主 编

吉 林 摄 影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沈 峰
封面设计：申小芬

中国公案小说
朱立春 孙承飞 主编

吉林摄影出版社（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北京市潮运印刷厂 印刷
1000 千字 787×1092 毫米 16 开 80 印张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5000 册

ISBN 7 - 80606 - 630 - 6/ I·35

定价（全 4 卷）：

出版说明

《公案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反映冤狱诉讼为其主要情节，其主旨是揭示社会黑暗，歌颂清官为民伸冤的清廉品质，以有补于世道人心。本部《中国公案小说》收录了《包公案》、《海公案》、《刘公案》、《李公案》、《于公案》、《蓝公案》、《狄公案》、《百家公案》、《新民公案》等有影响的公案小说，情节生动曲折，人物形象丰满，艺术技巧圆熟，代表了明清公案小说的最高成就。阅读欣赏这些公案小说，在获得文学美感的同时，还可以藉此了解中国古代断案家的侦破和断案技巧，进一步明确法制建设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公正廉明和长治久安是多么重要。

由于历代流传的公案小说版本众多，篇章字句互异性大，虽然我们尽可能地择善而从，但仍恐有不如人意之处，对于本书存在的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提出斧正意见，以便让我们及时修正。

编 者

2003 年 4 月

总 目 录

第一卷

包 公 案

李 公 案

第二卷

狄 公 案

蓝 公 案

第三卷

于 公 案

新民公案

第四卷

百家公案

《百家公案》 目录

国史本传 (1)

包待制出身源流 (2)

第一回 判焚永州之野庙 (8)

第二回 判革停猴节妇坊牌 (9)

第三回 访案除妖狐之怪 (11)

第四回 止狄青家之花妖 (12)

第五回 辨心如金石之冤 (13)

第六回 判妒妇杀妾子之冤 (16)

第七回 行香请天诛妖妇 (18)

第八回 判奸夫误杀其妇 (19)

第九回 判奸夫窃盗银两 (21)

第十回 判贞妇被污之冤 (23)

第十一回 判石牌以追客布 (25)

第十二回 辨树叶判还银两 (27)

第十三回 为众伸冤判狐狸 (29)

第十四回 获妖蛇除百谷灾 (30)

第十五回 出兴福罪捉黄洪 (32)

第十六回 密捉孙赵放龚胜 (33)

第十七回 伸黄仁冤斩白犬 (34)

第十八回 神判八旬通奸事 (36)

第十九回 还将钦谷捉王虚 (37)

第二十回 伸兰婴冤捉和尚 (38)

第二十一回 灭苦株贼伸客冤 (39)

第二十二回 钟馗证元弼绞罪 (40)

第二十三回 获学吏开国材狱 (41)

第二十四回 判停妻再娶充军 (44)

第二十五回 配姚弘禹决王婆 (45)

第二十六回	秦氏还魂配世美	(47)
第二十七回	拯判明合同文字	(49)
第二十八回	判李中立谋夫占妻	(51)
第二十九回	判刘花园除三怪	(55)
第三十回	贵善冤魂明出现	(58)
第三十一回	锁大王小儿还魂	(59)
第三十二回	失银子论五里牌	(60)
第三十三回	枷城隍捉妖精	(61)
第三十四回	断瀛州监酒之赃	(63)
第三十五回	鹊鸟亦知诉其冤	(64)
第三十六回	孙宽谋杀董顺妇	(65)
第三十七回	阿柳打死前妻女	(66)
第三十八回	王万谋并客人财	(68)
第三十九回	许氏谋杀其夫	(69)
第四十回	斩石鬼盗金瓶之怪	(70)
第四十一回	妖僧摄善王钱	(71)
第四十二回	屠夫谋黄妇首饰	(73)
第四十三回	雪廨后池蛙之冤	(74)
第四十四回	金鲤鱼迷人之异	(75)
第四十五回	除恶僧理索氏冤	(78)
第四十六回	断谋劫布商之冤	(80)
第四十七回	答孙仰雪张虚冤	(82)
第四十八回	东京判斩赵皇亲	(84)
第四十九回	当场判放曹国舅	(87)
第五十回	琴童代主人伸冤	(91)
第五十一回	包公智捉白猴精	(93)
第五十二回	重义气代友伸冤	(96)
第五十三回	义妇为前夫报仇	(98)
第五十四回	潘用中奇遇成姻	(99)

第五十五回	断江侔而释鲍仆	(101)
第五十六回	杖奸僧决配远方	(103)
第五十七回	续姻缘而盟旧约	(105)
第五十八回	决戮五鼠闹东京	(108)
第五十九回	东京决判刘驸马	(112)
第六十回	究巨蛙井得死尸	(116)
第六十一回	证盗而释谢翁冤	(118)
第六十二回	汴京判就胭脂记	(120)
第六十三回	判僧行明前世冤	(122)
第六十四回	决淫妇谋害亲夫	(124)
第六十五回	决狐精而开何达	(126)
第六十六回	决李宾而开念六	(129)
第六十七回	决袁仆而释杨氏	(131)
第六十八回	决客商而开张狱	(133)
第六十九回	旋风鬼来证冤枉	(136)
第七十回	枷判官监令证冤	(139)
第七十一回	证儿童捉谋人贼	(141)
第七十二回	除黄郎兄弟刁恶	(143)
第七十三回	包文拯断斩赵皇亲	(144)
第七十四回	断斩王御史之赃	(145)
第七十五回	仁宗皇帝认亲母	(147)
第七十六回	阿吴夫死不分明	(148)
第七十七回	判阿杨谋杀前夫	(149)
第七十八回	两家愿指腹为婚	(150)
第七十九回	勘判李吉之死罪	(151)
第八十回	断濠州急脚王真	(152)
第八十一回	断劾张转运之罪	(152)
第八十二回	劾己子为官之虐	(153)
第八十三回	判张皇妃国法失仪	(153)

第八十四回	判赵省沧州充军	(155)
第八十五回	决秦衙内之斩罪	(156)
第八十六回	断哑子献棒分财	(157)
第八十七回	判瓦盆叫屈之异	(158)
第八十八回	老犬变夫主之怪	(159)
第八十九回	刘婆子诉论猛虎	(160)
第九十回	柳芳冤魂抱虎头	(161)
第九十一回	卜安割牛舌之异	(162)
第九十二回	断鲁千郎之势焰	(163)
第九十三回	潘秀误了花羞女	(164)
第九十四回	花羞还魂累李辛	(166)
第九十五回	包公花园救月蚀	(167)
第九十六回	赌钱论注禄判官	(168)
第九十七回	陈长者误失银盆	(169)
第九十八回	白禽飞来报冤枉	(171)
第九十九回	一捻金赠太平钱	(172)
第一百回	劝戒买纸钱之客	(173)

国史本传

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人。天圣五年进士及第，授大理评事，知建昌县。父母春秋高，辞不赴，得监和州税。和与庐虽邻郡而其亲不欲去乡里，遂解官归养。后数年，亲继亡，墓下终丧，犹不思去，里人数劝勉之，出知扬州天长县。有诉盗割牛舌者，拯使归屠其牛鬻之。既而有告私杀牛者，拯曰：“何为割某家牛舌而又告之？”盗者惊伏。

徙知端州。权御史中丞王洪辰荐为监察御史里行。未几，改监察御史，建言国家取士用人不得实，岁赂戎狄非御戎之策，又欲重门下封驳之制，及废赃吏，重选守宰，行考试，补荫子弟之法。初诸道转运加按察使，以苛察相尚，又疏言：“今日奏劾官吏，文按数倍于前，皆摭摭细故，更有不自安者。”于是为罢按察使。

使契丹，至神水馆。前使者遇，数遇凶怪，如有物击之仆地。拯径入居之，戒从者，虽有怪无得言，至旦亦无所恐。及还，虏人令典客谓曰：“雄州新开便门，乃欲诱结叛人，以刺侯疆事乎？”拯毅然曰：“欲知此事，自有正门，何必便门也！此岂尝问涿州开门邪？”虏折不复言。

为三司户部判官，赐五品服。出为京东转运使，改工部员外郎，直集贤院。徙陕西，诏入见。即行数日，会他路监司，有对自求改章服者，上不悦，因传宣曰：“包拯任陕西，未尝自言也。可赉赐之。”次华阴，换三品服。又徙河北转运使，入为三司户部副使。奏罢秦陇所科斜谷务造船材木，近塞边郡稍警。诏令近臣，条对御边之策。拯对西北形势山川扼塞，及所以先事选练积储之术甚备，遂命往河北调度军食，言：“牧马占邢、洛、赵三州民田万五千顷，漳河沃壤，民不得耕，请悉以赋民。”从之。又往解州经度盐法，请一切通商为便。

皇佑二年，擢天章阁待制，知谏院。数论斥大臣，请罢一切内降。奉诏除天下逋欠三千二百余万。尝写唐魏郑公三疏上之，请置天子座右，及别条七事，大指明慎听纳，辨别朋党，受惜人材，不主先入之说，荡去疑法，条责臣下牵录微过，其论甚美。

四年，除龙图阁直学士，复为河北转运使。前此尝建议当无事时徙兵内地，不报。至是，复请：“罢河北屯驻兵，而分之河南兗、郛、齐、濮、曹，济诸郡，遇警，即发之，宜无后期不及之患。徙知瀛州，悉除一路吏民所负，回易公使钱十余万，仍奏诸州如瀛州悉禁公使钱毋得回易。以丧子乞便郡，得知扬州，徙庐州，迁刑部郎中。至和二年，坐失保任，左授兵部员外郎，知池州。

明年复其官如故，徙知江宁府，召权知开封府，除右司郎中。拯立朝纲严肃，闻者皆惮之，至于闾里童稚妇女，亦知其名，贵戚宦官为之敛手。旧制，凡讼诉不

得入门，拯使径造庭下，自道曲直，吏民不敢欺。京师大水，乃言势家多置园第于惠民河上，岁久堙塞，遂尽毁去。中贵人有侵跨河 为亭榭者，自言地契若此，验之，乃伪增步数，劾奏之。

嘉佑三年，除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数请立皇嗣，及陈教养宗室之法，又条责诸路监司，御史府得自举属官，谏言官御史不避二府荐举者，两制得至执政私第，减一岁休假日，皆施行之。

张方平为三司使，拯攻罢，而除宋祁代之；拯又疏：“祁前在蜀燕饮过度。”累击之不已。祁既罢，而拯遂为三司副使。翰林学士欧阳修复疏：“拯所谓牵牛蹊田而夺之牛，不已甚乎！”拯因家居避命者，久之乃出。其在三司，凡诸管库供上物，旧皆科率外郡，积以困民。拯特为置场和市，民得免其扰。吏负钱帛多缪系，间辄逃去，并械其妻子者，类皆释之。六年，迁给事中，为三司使。数日，拜枢密副使，迁礼部侍郎，辞不受。一日，暴得疾归，遂卒，年六十四。上幸其第临奠，辍视朝一日，赠礼部尚书，谥孝肃。

拯性不苟合，未尝伪色辞以悦人，平生无私书，至于干请，无故人、亲党，一皆绝之。居家俭约，衣服、器用、饮食，虽贵，如初宦时，少为刘筠所知，尝为奏其族子为筠后，又请还筠家向所没田庐。有《奏议》十五卷。

包待制出身源流

诗曰：

世事悠悠自酌量，吟诗对酒日初长。
韩彭功业消磨尽，李杜文章正显扬。
庭下月来花弄影，槛前风过竹生凉。
不如暂把新编玩，公案从头逐一详。

话说包待制判断一百家公案事迹，须先提起一个头脑，后去逐一编成话文，以助天下江湖闲适者之闲览云耳。问当下编话的如何说起，应云：当那宋太祖开国以来，传至真宗皇帝朝代，海不扬波，烽火无警。正是太平时节，治下九州之内，有个庐州合肥县，离城十八里地名巢父村，又名小包村，包十万生下三个儿子，包待制是第三个。降生之日，面生三拳，目有三角，甚是丑陋。十万怪之，欲弃而不养。有大媳妇汪氏，乃是个贤明女子，见三郎相貌异样，不肯弃舍，乞来看养。

不觉光明似箭，日月如梭，抚养包公近有十岁。一日，出厅前拜见父母，其父怒云：“尔此畜子！当下我要弃汝，得大嫂收养成人，我今遣汝前去看牛，休得在家里闲坐。”包公听罢毕，转至房中，与嫂嫂说知父亲要着我看牛之事。眼泪汪汪，自叹：“我如此命薄，二哥俱得做好人，只我与雇工的一般。”其嫂劝之云：“三叔，

只可忍奈，古人未遂之时，亦有贩牛自守者，后来却到三公地位。即是公公有遣，只得欢喜领受。”包公听嫂嫂言语，收泪谢之。又过二三个月，正是新年时节，包公入房中见大嫂，借件新衣服着了去拜年。嫂问：“三叔要拜谁人年？”包公云：“正要问嫂嫂，当先拜谁？”教之：“出厅上，先拜父母，后拜二兄。”包公欢喜，依教出厅上，拜毕父母、二兄，就在厅上同饮新年酒。至三四巡，太公于席上分付着，令：“大郎去亲戚远处还礼，二郎去邻居近处还礼，三郎换了衣服，前往南庄使牛，直待水田耕得完了，方许回来。”分付毕，大郎、二郎各去不顾，只有包公烦恼，独自一个将牛来南庄耕水田，自嗟自叹，不觉困倦，睡于田塍上。

原来包公是个好人，自然有神明来助。本处地祇，一伏时间，将水田尽数耕毕。包公睡醒起来，见牛息于塍上，水田皆耕毕。暗想：“此必是大嫂怜我辛苦，密地使人来耕完去了。”言罢，收拾犁具回家。行到中途，遇着个算命先生，见包公作揖云：“烦问，往庐州还有多少路程？”包公云：“尚有二百八十里。”先生见包公形状特异，与人不同，暗想：“这人有贵相。”因问云：“君是何处人氏？敢乞贵造一看。”包公答云：“小可庐州离城十八里，巢父村人氏，父亲遣令南庄耕田，只是雇工，人有甚好处？无钱算命，免劳先生看。”先生笑云：“你教我路境，不要命钱，且说来看。”包公乃云：“贱造是淳化二年二月十五日卯时生。”先生遂起了八字。看毕，大惊云：“郎君之命，辛卯年辛卯日辛卯时，有三个辛卯，三十二上发科，后去官至学士，后为龙图阁待制，故人称为包龙图，乃大贵之命也，可贺！可贺！”包公听罢，即云：“莫非我无命钱，先生故来取笑耳。”先生云：“我写在书上，待郎君富贵，得来相望。”包公云：“我只有一条毛巾，与先生为表记，久后果如公言，当得重谢。”先生接取手巾，谓包公曰：“你看前面，又有一个先生来。”包公回头看时，不见人来，那先生化一阵清风而去。包公惊叹道：“原来这先生不是凡人，乃是神人，来与我推命也。”心中暗喜，急忙回家见嫂嫂，笑容可掬。其嫂见三郎面有喜色，心中疑怪，正是：

入门欲问荣枯事，观见容颜便得知。

那贤嫂问：“三叔每日归来，只是烦恼，今日莫非拾得奇珍异宝，如此欢喜？”包公直与嫂说：“南庄耕田回来，遇着一算命先生，推我有大贵之命，我不信，回头失那先生，知是神人，决无虚言，我故欢喜。”嫂听罢，乃云：“叔既后有好事，何不发奋读书，以成其名？”包公云：“父母见憎，那得资本读书？”嫂云：“叔若肯读书，资本一一承办，不须挂虑。”包公曰：“贤嫂既发心如此，久后成名，当报大恩。”包公退转庄下。次日，汪氏着家人抬轿子，直去南庄书舍见董先生，进上礼物，具言要送三郎来，从师读书之事。董先生欢喜，领受嫂命。三叔拜见董先生毕，汪氏云：“三郎尚未有名字，烦先生代取一个表德。”董先生思忖半晌，乃云：“唤做包文拯可好？”汪氏云：“此名实相称。”一时间，先生家人抬过午饌，相待着汪氏，包公一边在席饮酒。酒至二巡，嫂于席上云：“叔既读书亦能吟诗否？”包公

起身答云：“未读书时，曾与朋友相会，亦能吟得几句。”董先生即指木墩为题，令包公吟诗。包公随口吟云：

钢斧伐来物便成，虽然微贱有高名。
若还把他提掇起，社稷山河一掌平。

董卿听罢，乃对王氏云：“令叔之作，天下奇才也，何愁不成名乎？”嫂亦欢喜。董先生见包公生得丑陋，令小学生去后园，拔一株松树来席间道：“是蓬蒿。”着包公吟诗，包公自忖：“他将我比作蒿草。”乃应云：

松树低低未出形，先生比作蓬蒿人。
若还一日身通泰，可作擎天柱棟新。

董先生喜云：“郎君好气象，必为擎天柱人也。”酒罢，汪氏去。包公自在庄上读书，不觉二年，正是：

窗下三冬经史足，胸中义理已精通。

一日，包公闻说朝廷开科取士，便辞董先生回家，见嫂道知，要去赴科取试。汪氏欢喜，即打点盘缠与叔起行。次日，包公先出厅上，道知父母，要去东京取试。当彼父母颇知其在南庄读书，汪氏为之支持，得就乎学，及闻其要去赴试，父母二哥齐笑其痴，亦不管他。包公径来拜知嫂嫂，分付毕，挑上行李，望东京进发。是时，正遇三月天气，风和日暖，恰好前行，常言：

鹰飞不到处，人被利名牵。

话说包公独自一个于路上，晓行夜走，饥食渴饮，又是数日。忽一日，贪行几里路，天色将晚，前后无店舍，正在无奈处，抬头见一座古庙。包公进入庙下看牌额，乃东岳圣帝之祠，远年荒废，人迹罕到。包公只得在神案高处，放下行李，取出干粮食几口。日里行得辛苦，就枕而困。将近三更时候，包公朦胧中，见一判官，持簿入监候。使者问云：“今年状元是何处人？”判官说：“第一名是淮西庐州人，第二名是西京汉上人，第三名是福建人。”使者又问：“淮西有九州四十县，不知状元名谁？”判官答云：“是庐州合肥县小包村，包十万家第三个儿子，名文拯，该他是状元。”判官道罢，复出，天色渐明。包公记上心下，起来挑了行李进发。不则一日，来到东京，包公抬头一看，果是好个去处，人物富贵，甲第相连，曾闻道东京城里，有三十六条花柳巷，二十四座管弦楼，果不虚矣，称赏不已。未几，日色沉西，欲去寻觅个店舍安身，各处已闭上房门。包公怨无宿处，在汴河桥上，叹气两三声，一时惊动本处城隍，即叫使者分付云：“上界文曲星来东京求官，无人收留，你可引去烟花巷张行首家宿歇。”使者领旨，即忙来桥上，见包公正在忧闷间，使者近前云：“秀才今晚，莫是无安歇处？可随吾来，着有个所在，与你安歇。”包公见说，径随使者来到张行首门口，叫声：“开门！”有小二出来，已不见了使者，只有三郎立在门口。小二引进去见张行首，因留他歇，问：“是何处人氏？”三郎答云：“小可乃庐州合肥县，离城十八里小包村，父亲包十万第三子，表

字包文拯是也。因来京考试，日晚无投宿处，特奔贤姐宅上权宿一宵，明日重谢。”张行首闻说，不觉泪下，云：“原来是乡里。”三郎云：“贤姐是何处人？”行首云：“我是县南张大郎亲女，因为正月上元看红灯，行至九师桥，失了伙伴，被人带到东京，落在风尘，今将三四年矣。若郎君不嫌，今宵愿结为姐弟相叫。”三郎便问：“贤姐，今年几岁？”张行首答云：“三十岁。”三郎云：“你长我十岁，当拜汝为姊。”二人于灯前结拜，整上盘饰，席中各诉款曲，夜深方散，三郎于楼舍安歇。

次日侵早，张行首着小侍女，请三郎入厅上相见。茶汤毕，行首云：“目今东京士子未齐，三郎可在东边净房读书，候在开试院日，则去取试未迟。”三郎云：“贤姐言之有理”。即日收拾净房一间，与包公读书，每日茶汤着侍女送与，十分相敬。不觉一月光景，侍女来见张行首，道云：“这几时，包秀才书也不读，只是眉头不展，脸带忧容，未知因甚事？”行首听说，即着侍女请过三郎，问其烦恼之由，莫是我家款待不周。三郎答云：“蒙贤姐恩爱，实无以报。近日在书馆中，不觉思起家乡，况我功名未知如何，以此忧闷，非为款待之意。”行首听罢，乃云：“偏你思量家乡，而我不念故里，出来之人没奈何耳。你若是思家下不置，可修书一封，汴河桥上，不时有人转淮西，可寄与之回去，便如亲至家乡一般，何必重思念也。”三郎依其言，修下家书，缄封了毕。

次日，到桥上等人寄去，一霎时间，忽遇个人，似承差模样，来得如风送行云般紧。三郎问云：“君是何处客官？”来人答道：“要往合肥公干。”三郎云：“君既往合肥，是在下所属，烦君寄书一封，转运包公家庄为幸。”其人领诺，即接去书，不辞直去，好似流星赶月而行。三郎正待回去，忽于桥侧拾得一封书，类道家符牒样式，乃暗思：“此必来客，去得慌忙，失落此一封书，彼寻不见，必复来取，可坐此待他来时，可付还之。”

却说那来客，原是玉皇所遣，在东京城隍处，下公文的。来到庙前，不见文牒，慌问守门神千里眼顺风耳：“这公文从那里失落？”二神告之云：“乃是尔代顺带家书，白衣秀士拾得，今在桥上等你，可火速取来。”使者听罢，径回轿上见三郎便拜。三郎忙扶起道：“君适去，恁紧复回拜我，有何见议？”使者云：“误失一道文牒，是君拾得，乞还我而去。”包公云：“果是我拾得，若肯开与小生看是内中说甚事，便将还你。”使者云：“此文牒不可拆开看，恐漏泄天机，得罪不便，乃上帝送与城隍处开的。”包公听罢，说是上帝来的文牒，坚意要看，云：“不肯开看，难以还汝。”使者没奈何，只得拆开封头与看，内中不说别事，单写今年状元、榜眼、探花之姓名也。包公看见他名是状元，不胜喜欢，按《国史本传》，包公乃是天圣五年进士，此说是状元，小说之记也。付还天使而去。不题。

话分两头，却说仁宗皇帝自承位以来，亲近大臣，庶政条理，天下太平。一日，在宫中夜得一梦，侵晨设朝，聚文武问之。阶前走出个王太师，红袍拖地，象简当胸，奏云：“不知陛下所梦何事？”帝曰：“寡人夜来梦到庐州搭船，船上有一

金斗，斗底有一包文字，不知主何吉凶？”太师奏云：“梦乃大吉之兆，当为陛下称贺。”仁宗曰：“何见得是吉兆？”太师云：“陛下到庐州者，关中有一庐州，船上有金斗郡唤作金斗威，斗底有一包文字，上主开南省时，及第秀才必有姓包者，来赴试考中，与国家文明之象也。”帝闻奏乃曰：“卿此言亦有理。”是日朝散。未数日，南省试罢进士殿试，及传胪之时，第一名状元及第，乃庐州合肥人，姓包名文拯也。仁宗大悦曰：“朕之得梦，真不偶矣。”即日下敕状元，于杏花园赐宴，游街三日。及待文拯趋朝谢恩，御笔亲授为定远县知县。文拯得官而出，转至烟花巷，张行首家报知。行首不胜欢悦，把盏接风。文拯云：“且幸忝高名，又得除授知县之职，当初父母量我不会有官，岂知今日有此好事。特辞姊，同小二回去，省侍父母，且看如何相待于我。”行首云：“既郎君已中高选，如何不回报与父母得知欢喜，我着小二同你还乡。”文拯甚喜，即日拜别行首，与小二出离东京城，分付将幞头、服带、官凭藏在笥中，只装作平常人而归。不在话下。

却说东京当日开榜后，公人寻夜前来包家庄报信，直至厅前，见太公声诺。太公本是庄家，初未识公吏，一见之大惊，走入庄后，叫声：“有强人来！”其大媳妇汪氏听得，急出视之，乃是公家来的，便问：“从何差遣？”公差答云曰：“新科中了状元包公文拯，说是本处人，特来报喜，不是差遣。”汪氏闻报，笑容可掬，入见太公，道云：“吾家有好事，三叔已中状元及第，公人来报喜信，何用惊疑？”太公笑曰：“三郎自小不会读书，官从何来？”汪氏答：“已从董先生学，日前有信来，道又得东京乡里张行首勉励读书，已得中选，果是真矣。”太公大喜，方出厅前，接待报信之人。过数日，太公着人去，赶回二大郎，一在庐州开大店，一在南京买色物。不日，二大郎俱回来，拜见太公毕。太公道：“尔二人只好守富，倒不如三郎读书，已得功名也。今报信才与犒赏而去。”二郎闻说，笑曰：“爹爹好不忖量，被人骗去银两，三郎是个呆子，未曾读书的，那里有官他？只因在外，欠主人钱，还不得，故装此计诈称及第归，图些赏钱，去均分而已，何可信他？”太公顿思良久，乃曰：“汝二人之言果是，却被他骗去银两。”因出下招帖：“有人捉得三郎来见者，赏钱一百贯。”使庄客各处贴去。

却说文拯与小二，在路上将及半个月，望家下不远，文拯云：“此去王太公舍，只有十里远，是我庄所，且去安歇一宵，又作区处。”小二挑着行李，来到王太公门首，乃一更尽，便叫：“开门！”太公儿子王五来看时，却是主人呆子，领一人在门首，连忙入告太公道：“有一百贯钱来我家也。”太公问：“如何有一百贯钱来我家？”王五道：“他父亲出下招赏钱一百贯捉呆子，今来门首，捉去请一百钱赏。”王公听罢，骂道：“畜生！他是我主人，又况其大嫂甚贤，那里有赏钱与你？待我起来，迎接他入来。”王公出得门首，见文拯便拜，文拯连忙扶起，同入庄上坐定。王公将其父出赏钱，要捉三郎之事说知。文拯笑云：“正是欠东京店主人钱米，今同小二回来取讨。”王公道：“主人今且在我家安歇，明日回去，与大嫂商量，勿使

太公得知便了。”说罢，即具酒馔相待，至半夜，各就歇息。

次日，文拯辞却王公，与小二回家，从后花园叫声：“嫂嫂开门！”汪氏听知是三叔声音，连忙开了后门，见包公衣衫褴褛，如贫困者一般，乃问：“日前有报信来家道，叔已中高选，如何恁的回来？”文拯答曰：“蒙贤嫂作成，去得迟了，东京科场已罢，功名没分，今少店主人钱米，着小二回来取。”汪氏道：“既如此，且入家中商量，休教父兄得知。”文拯与小二进入舍中坐定，乃对嫂道：“烦讨些饭来与我吃，真是好个贤德。”汪氏听说，即入厨中安排点心去。文拯把箱中绿袍、象简、纱帽，尽放于大嫂闺中。一伏时，其嫂办到酒馔与包公。食毕，乃问云：“三叔欠店主人钱多少？”包公云：“欠三百贯。”汪氏道：“公公与二哥发怒出赏钱，正要捉汝，且休在家，明日南庄有五十人割麦，你去监收割麦，待我措置钱本三百贯，却送你还店主人。”包公拜谢嫂嫂。

次日侵早，过南庄割麦。二人行半里路，包公先打发小二回东京，自去南庄割麦。将近晌午，忽有一伙公人来到，因问：“包知县家住哪里？”文拯已自知了，故意指前面大宅房子便是。公人径奔前来，寻问包太公家。太公见了一伙公人，忙走入厅上，大叫：“强人又来！”汪氏出来看时，却是一起差人，因问：“从何而来？”差人答道：“东京及第包文拯，除授定远县知事，我等都是接知县赴任的公差。”汪氏听罢，入告太公知之。太公怒道：“日前正是你说有报信人，费我三百贯赏钱，今日又来哄我。适有人说，呆子在南庄替人割麦，不要理他！”将门紧闭上。公差人不识知县下落，复来田间问包公：“若教我等知县住址，把些酒钱与你。”包公道：“主人要我割完麦方得去。”公人道：“我大家与你割麦，可领我去。”包公云：“如此则许。”差人一时将麦为之割完，欲着包公引教其路。包公云：“尚容来日引你等去。”公差为首二人大怒，擎拳就打，田间众人劝了。包公乃领差人往前门进，自从后花园入嫂嫂房中，取出冠带，服华，出厅上，二十四个远接人纳头便拜。包公望阙谢恩，请过父母大嫂来相见，人各愕焉。包公乃对父母道知得官之由，父母方知是真，嗟呀不已。包公唤过差人云：“你等识包知县否？”公差人见是割麦之人，各各请罪。包公问：“那个是首领？”公人复是董超、薛霸。包公云：“用拳擎我者是你二人？”令捉下打三十大棒。众人正待行刑，大嫂听得，来劝云：“贤叔，未上任，何可便打公人？适间不认叔是贵人也，可赦其罪。”包公依其劝，乃止。一时众亲戚乡里都来称贺，太公设宴席相待，尽欢而散。次日，包公出厅上，分付公吏道：“你等且先回去，待我安排行李，即来赴任，公吏不须等待。”众领诺，各拜辞先回。不题。

只说包公择吉日，拜别双亲兄嫂遂登程而去。不与人识是知县，依然挑取这席簑，作贫寒之志，迤行到定远县。见东门外有多少伺候人，一百二十行及公吏等，并来远迓。诸吏见而问之：“曾见包公官人到否？”拯答云：“我自来县间作买卖，不曾见有包官人来。”拯遂入县衙门首，把门人见其挑取席簑，如乞丐之人，

遂推出门外，喝云：“我数日洒扫县衙，只候本官赴任，你何敢擅入县门？”拯逐门外，取出席篓中所藏公裳穿了，戴却乌纱帽，挂起官凭，把门者惊惶骇愕，方知即是包知县，遂叩头谢罪。诸吏卒听得仓皇，直入衙中，见包公，引入堂，重点起香灯蜡烛，与包公升公座上任，众人各参见已毕。有诗赞曰：

谷雨桑麻暗，春风桃李开。
只因民有福，除得好官来。

第一回 判焚永州之野庙

断云：

方村虚明绝野尘，词章吐出句清新。
劝将一管春秋笔，褒贬前人戒后人。

话说湖广永州之山有野庙，树木参天，阴云蔽日，风雨往往生其上，而本庙之神，甚是灵迹。时例每岁之中，要童男童女祭奠，则一境获宁；若不祭奠，则万家劳扰不得安生也。时有包公，因仁宗天子钦差，访察天下州县，路经永州，有乡耆民，以永州缺官治事，咸皆相谓曰：“吾闻包公为官清正，神明钦仰，今即到此，不可失也。”遂皆邀集相迎，于是请掌州事，乡官亦皆上表交荐，仁宗天子许之。包公历任之初，闻知永州野庙之事，乃惊叹曰：“守令之责也。”次日，即率乡耆民，分付曰：“吾来日当共汝等往庙行香。”且作文以祭之。词曰：

呜呼！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此古今之常道也。今神主宰一方，血食兹土，正宜尊民居而足民食，胡乃为民害而拘民仇，年享童男童女，嗜杀无穷；岁烧布帛楮钱，贪婪无厌。世之脏官污吏，尚王法所难容，阴而恶鬼邪神，岂天曹之轻宥。伏冀悔过更新，共享和平之福，苟六欲之不泯，宜三尺之所诛。前言既尽，主者施行。

当下包公将祭文读毕，焚之于炉。未及回步，俄顷之间，狂风大作，玄云蔽空，骤雨如注，庙中火光四起，鬼卒号呼。从者战栗，尽皆失色。包公正色端坐，忽闻其神吟曰：

种类生来毒所钟，深山大泽惯潜迹。
开喉一旦能吞象，服气三年解化龙。
斩后刘邦兴帝业，埋时叔敖有阴功。
身长九万人知否，绕遍昆仑第一峰。

包公闻之，惊异其事，怅快而归。

明年，包公下令，禁革永州百姓，敢有如前祭奠者，治以重罪。未几野庙之

神，径往各村搅扰。居民遑遑，六畜耗损，田禾无收。民大患之，遂即呼集计议，连名具状，径赴包公台前首告其事。当日包公观罢状词，不胜其怒，即唤张龙、赵虎二人，分付：“四面放火，焚烧其庙。”二人领了包公之命，即于堆积干柴。正放火之间，忽然风生西北，雾满东南，不移时间，大雨如注，淋灭其火，竟不能毁。张、赵二人呆了半晌，忙奔州衙来报其事。包公闻报，心不为动，乃叹息曰：“吾居官数年，只是为国为民，未曾妄取百姓毫厘之物，今既有此妖邪，吾当礼正除之。”遂即急往城隍庙祷之曰：

伏以寂然不动，阴阳有一定之机，感而遂通，鬼神有应变之妙，明见万里，事悉秋毫。至如赏善罚恶，亦乃职分当为。永州庙荼毒生灵，其所不忍；永州境，流离黔首，神其能安？乞施雷电之威，拯彼水火之患，则一州幸甚而拯亦幸甚也。

祷毕，过了三日，只见风雨大作，雷电交加，遥闻永州庙中，隐隐有杀伐之声，移时之间方息。是时，包公率百姓前往观之，但见野庙已被雷火烧毁，内有白蛇，长数十丈，死于其地焉。于是其怪遂息。百姓无少长，皆歌舞于道曰：“吾一州百姓，尽蒙更生之恩者，实赖包公之德也。”至今诵之不衰。

第二回

判革停猴节妇坊牌

断云：

还钗守节实堪夸，情动西厢心意邪。

包公一判猿猴事，前度贞良不足佳。

话说仁宗康定年间，东京有周安者，字以宁，家中巨富，名冠京省。娶妻汪氏。夫妇相敬如宾，敦尚义礼，奉事父母，以孝谨□□，当时夫妇年近三旬，尚未有子。因家丰富，并无外慕，终日与汪氏宴乐。

一日，忽得重疾，医莫能效，展转年余，更至危急。周安料不能起，自思家有父母在堂，无他兄弟奉养，终身忧念，垂泪而已。汪氏乃问之曰：“贤夫今罹重疾，正宜宽心养性，勿致他虑，则疾病可以渐安，不至在于危笃矣。奈何以谁为虑，以至忧伤之极也。”周安闻言，含泪对曰：“吾幼读《孟子》有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兼以家有父母，倘或有长短之时，贤妻必然再嫁，必不为我守节，父母必至失所，吾心安得不忧也。”汪氏悯然大戚，曰：“君家丰富，妾所愿欲，妾今与君不幸无子者，亦皆前生注定耳。妾自思君之父母，亦妾之父母也。倘有不然之际，妾当与君誓守节操，侍奉舅姑，以尽天年，妾之愿也。奈何疑妾再嫁，以致无益之悲乎？”